新闻热线:010—58884061
E-mail:changetougao@163.com
科技日报
■责编 句艳华
2016年8月6日 星期六

■品筑春秋

隋唐建筑:尽显大国气象

文·填下乌贼

南禅寺大殿屋面坡度最为平缓,观可见雍容之气。

公元581年,隋文帝统一中国,结束了300年的分裂格局。隋朝国祚很短,只有区区37年,新兴的大唐帝国气宇轩昂地登上了公元7世纪的世界舞台,辉煌了近三个世纪。

因为政局安定、经济繁荣,隋唐时期的建筑比起前代,有了巨大的飞跃:城市规划更加合理,宫殿建筑更加雄奇,权贵府邸力求美观,居民住宅条件也大大改善。此外,皇陵、寺庙、石窟、佛塔,较之前代,也有了更多的遗存。

这里要提一下两座著名的寺庙:南禅寺和佛光寺。

我在之前的连载里说过:“从东周开始,中国古建土木砖石四大系统才算集齐。”土、砖、石三大系统,因为不燃,故而古建留存较多,石结构的莫高窟有1600多年的历史,土结构的始皇陵封土堆有2200多年历史,砖结构的长城也有2200多年历史。

但是,木结构古建,妥善保存到今天的,见于唐代,始于南禅寺!

南禅寺,位于山西省五台县,隶属于禅宗寺院,其大殿重修于唐德宗建中3年(公元782年),距今已有1234年,非常奇妙的一个数字。

南禅寺大殿面阔3间,进深也是3间,平面近方形,屋顶为单檐歇山顶,铺设灰色筒板瓦,在建筑规格上,属于小型寺庙主殿。

该大殿整体结构十分简练,殿内无柱,承重结构为殿身四周的12根施檐柱,柱头之间用阑额连接,上置斗栱出挑,让屋角出檐深远,异常美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南禅寺大殿屋面坡度是已知木构古建中最平缓的,看起来非常的舒展、平和。

紧随南禅寺之后的,就是同在五台县的佛光寺。

唐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佛光寺在“会昌法难”的废墟上重建,到了公元857年,寺院重新落成,我们今天见到的佛光寺大殿,就是当年的遗构。

大殿面阔7间(长34米),进深4间(深17.66米),单檐庑殿顶,下有低矮的台基,整体规格比南禅寺高出不少。

佛光寺大殿为殿堂式构架,由下层柱网层、中层铺作层和上层屋架层叠加而成,是现存唐宋殿堂型古建中时间最早、尺度最大、形制最典型的一例。殿身的平面柱网由内外两圈柱子组成,属于“金厢斗底槽”格式,内槽天花、月梁、斗栱形成了致密的咬合,使得内部空间高深、明亮。屋顶造型遒劲的鸱尾,严格对准左右第二缝的梁架,起到稳固屋顶的作用,使整个大殿历经1159年的岁月洗礼,依旧巍然挺立、毫无倾斜。

佛光寺大殿的平面、构架、内景、外观的高度协调,反映出木构架古建筑进入成熟期的夺目光彩!

国内一共只有四处木构唐建,除了南禅寺和佛光寺,还有芮城广仁王庙、平顺天台庵,这四处建筑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宗教建筑、都在山西。这些寿命超过1100年的古建筑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国历史的活见证。

隋唐两朝,都把首都设在长安(今西安),规划长安城城市布局的,是建筑巨匠宇文恺。

宇文恺将都城分为宫城、皇城、郭城三部分,全城面积达到了惊人的84平方公里,是中国古代史、世界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这座巨大的城市里,皇帝及其家属住在宫城,位于郭城的中轴线最北段,紧靠城墙,其北门就是大名鼎鼎的“玄武门”;宫城南边,就是安置文武百官听政的皇城,包括了寺、监、省、署、局、府、卫等中央部门,面积略大于宫城;郭城其余的空间,被108座里坊瓜分,这些里坊都呈长方形,面积在0.25—0.5平方公里之间,一般的居民就住在里面。

贞观8年,唐太宗下令在长安的东北角营建大明宫,到了唐高宗时代,大明宫逐渐取代了宫城,成为了大唐帝国的政治心脏。大明宫的三大殿是含元殿、宣政殿和紫宸殿,分别为外朝、中朝和内朝的主殿。另外,大明宫的麟德殿是皇帝宴请群臣的所在,根据专家复原,麟德殿面积达到了5000平方米,是故宫太和殿的3倍之多。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殿堂。麟德殿将殿堂建筑的辉煌发扬到极致。

所以说,如果用四个字概括隋唐建筑的特点,唯有“磅礴大气”可以胜任。

纵观隋唐时期的建筑,规模宏大,布局严整,形象雄浑,木构技术进入成熟阶段,建筑技术和分工日臻科学。此外,建筑新材料也有较大突破:琉璃瓦诞生了!从此告别了屋顶非黑即灰的单一视感;金属构件也在建筑上得到了广泛使用,用铜铁甚至金银制作的构件,安装在建筑外表上,不仅有装饰美化作用,同时还有链接架桥作用,比如说隋炀帝陵出土的鎏金铜铺首。

因为隋唐在群组建筑上取得了明显的发展,单体建筑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建筑美术也获得了深化、进步,故而,随着日本遣唐使的来访交流,隋唐建筑技术东传日本,今天的日本东大寺、唐招提寺,隐约都还能找到中国唐代建筑的一丝遗风。

隋唐建筑结束了汉式建筑的时代,开启了宋式建筑的先河,作为中国建筑史上第二个高峰期,她当之无愧。

■随想录

爱造新词的英国作家

文·张德强

对于英国人,张爱玲有过一个促狭的评价:“淡漠与自足”——“英国人住在非洲的森林里也照常穿上了燕尾服进晚餐。”嘲弄的语气里不乏一点肯定,那种夯实沉稳、保守可靠的生活态度。我想这大概也可以用来理解英国的幻想文学作家,为了把自己描述的文学世界讲个明白,不吝笔墨去大量创造新词,甚至在书后还认真地写一个词汇表以便读者查阅。读过《魔戒》的读者对此大概深有感触,身兼语言学家的托尔金干脆为精灵族发明了昆雅语(Quenya)和辛达林语(Sindarin)等一堆稀奇古怪的语言。

我并非英美文学专家,所以也说不上英国幻想文学是否真能数出一个悠久的造词传统。据我所知,较早的一本大概是18世纪的《格列佛游记》。这本小说共分四部,往往被国人视作儿童读物。其实该书对人性持悲观态度,并不算太适合小孩子读。好在悲观的只是全书的最后一部分;人们往往只截取小人国和巨人国的故事。这两部分虽然同样不乏恶趣味但也算童趣盎然,消消毒后倒勉强适合给孩子读读。除此之外,斯威夫特为英文贡献了好几个单词,比如小人国(lilliput)和巨人国(brobdingnag),飞岛(laputa)和慧骃(houyhnnhms)等等。这里面对20世纪影响最大的大概是Yahoo,通译为“耶胡”,某种相貌似人而丑陋凶残的野兽,斯威夫特用这个词指代人性中的丑恶,不过这一不体面的译名显然已经为“雅虎”所取代。

斯威夫特对我们时代最美好的贡献还有勒皮他(laputa)——飞岛的故事,充满了纵横驰骋的想象力,启发了宫崎骏创作《天空之城》的灵感。大概宫崎骏也是受了斯威夫特的影响,忍不住造词的雅兴,自创了一个日文新词“バルス”(中文大概念“巴鲁斯”),这是天空之城自毁的咒语。

另一个热衷创造新词的是大作家奥威尔,他的《1984》讲述了“未来”(本书写于1948年)被极权主义所统治的世界,可以说是一部充满隐喻色彩的政治幻想小说。小说结尾是一篇枯燥而严谨的论文,论述了那个世界的词汇与语法问题。在未来世界里,词汇只分“新词”(Newspeak)和“旧词”(Oldspeak),“真理部”(Minitrue,这同样是奥威尔创造的一个词儿)的职员们日夜忙碌,去创造新词,取代一切通行的词汇。统治者“老大哥”(Big Brother,人们在欢呼时,简称之为“B·B”)的目的就是在不远的未来(2050年),彻底用新词重写一切经典文学,把所有历史和文学都改造得符合统治需要。用小说里的话来说:“谁能控制过去就能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就能控制过去。”而人们用语言思考和表达,“控制现在”最好的手段,自然莫过于控制人们日常使用的词汇了。想想真是个叫人不寒而栗的故事。

同样爱造新词的还有一个理查德·亚当斯,他的《沃特希普荒原》(Watership Down),书后也附上一丝不苟的词汇表。好在兔子的思想比较简单,词汇表也只有薄薄两页而已。兔子的敌人叫埃利尔(Elil)。对,人类都是兔子眼里的“埃利尔”。“月亮升起以后”的时间叫“伏阴勒”(Fu Inlé)。讲故事人解释说,“兔子们自然无法知道精确的时间,也没有严格守时的观念。从这一点来说,他们更像原始人。”这个词汇表可不像奥威尔写得那么刻板严肃,小孩子应该一下子就懂了,而且会很快乐地拿来用。作者是史学家,五十多岁始写此书,于兔子习性生理多年钻研,了解很细。我就是从此书得知兔子其实口齿锋利,春天非常好斗,并非总是温顺纯良。兔子们的名字则皆取自植物,如榛子、黑刺莓、婆婆纳、野风信子,有种一本正经的童趣。他们的对手千里光很厉害,凶悍而有悲剧英雄的意味,像《彼得·潘》里的虎克船长一样,也算条宁死不屈的好汉。

英国人的幻想文学很值得玩味,所有的天真和童心里都包含着悲观成分。《彼得·潘》里,小飞侠生活的地方叫做“永无乡”(Neverland)。而在《沃特希普荒原》的结尾,十几年后(对兔子是几十年),沃特西普荒原的兔子已经繁衍了数代。带他们出走的“摩西”——榛子,在其生命之光即将熄灭时,一只陌生的兔子来接他去另一个世界,去见兔子的上帝弗瑞斯(Frith)——“他用力一跳,跳到了土石坡的顶上。榛子跟着跳了上去,他们一起悄悄地离开了土石堆,轻快地在树林里跑着,树林里的报春花正在开放。”不得不说,这仍是个美丽而让人不免怅然的结尾。

■行吟泽畔

迷影西雅图

文·李 宁

在美国城市中,地处西海岸的西雅图似乎天生自带文艺属性。咖啡、海鸥、丰盛的雨水与漫长的海岸线,让西雅图频繁成为电影里的浪漫之都。从《西雅图夜未眠》到《北京遇上西雅图》,人们喜欢在电影中描述它、观看它和想象它。但除却电影所赋予的这层文艺光晕,人们似乎对于这座城市中蔚然大观的迷影文化所知甚少。

每年5月下旬,是西雅图结束漫长雨季的时节,也是西雅图国际电影节开幕的时间。创立于1976年的西雅图国际电影节是这座城市一年一度最为熙攘的电影盛筵。今年第一次亲身体验西雅图电影节,其氛围多少让我有些出乎意料。开幕式上,除却开幕影片《咖啡公社》自带伍迪·艾伦的耀眼光环之外,没有明星,没有红地毯与闪光灯,有的是回归影像的纯粹。与每年大抵同时亮相的光鲜亮丽的戛纳电影节相比,朴素得不免有些寒酸落魄。

虽然顶着“国际”之名,但西雅图电影节的“国际”追求的并非明星阵容的国际化,而是影像作品的国际化。在为期三周的时间里,坐落于城市不同角落的多家影院会陆续上映来自80余个国家的几百部电影新作。除却少量经典影片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当年新鲜出炉的作品,显然有别于其他电影节惯于展映影史经典的做法。这些作品虽或成熟或稚拙、或商业或先锋,水平不一且风格迥异,却彰显出电影节多元开放的国际视野。尤其是占据片单很大分量的酷儿电影与女性主义电影,更体现出西雅图电影节开放包容的人文关怀。

在西雅图电影节看电影,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开场前的一个小细节。每场电影放映前,按惯例都会有主办方现身致一段开场白。开场白中必不可少的一句话便是“感谢我们的电影节会员”,每到此时,台下观众便纷纷以掌声或哨声作为一种不乏自豪的回应。这是西雅图电影节的独特魅力所在:支撑其发展至今的,是数量多达几千名的忠实的本地会员。对于他们而言,一年一度的电影节如同一次次充满归属感的其乐融融的社区聚会。他们通过电影节建构着这座城市的文化身份,也寻求着自我的身份认同。

感受这些西方观众对于中国电影或亚洲电影的审美口味,是笔者在西雅图观影的乐趣所在。在今年的西雅图电影节中,有贾樟柯的《山河故人》、张扬的《冈仁波齐》、银河映像的《树大招风》、徐浩峰的《师父》等多部华语电影现身。其中反响最为热烈的,莫过于以藏民生活为题材的《冈仁波齐》。影片的记录剧情片手法,为怀有政治与宗教猎奇心理的西方受众呈现了一个真实可感的西藏。而当导演张扬在映后现身交流时,也赢得了全场长达半分钟的掌声,这也是笔者在本届电影节里听到过的最持久的掌声。

与张扬相比,风靡亚洲多年的岩井俊二所遭受的门庭冷落就不免令人有几分唏嘘。或许因为他舒缓隽永的青春影像并不合西方受众的趣味,因而当他携新片《瑞普·凡·温克尔的新娘》现身时,上座率只有大约可怜的三分之一。而最感意外的是中国无声电影《大路》的放映,放映时不仅有电影学者进行引介,更有专业的现场配乐与对白翻译,几乎座无虚席的场面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西雅图国际电影节只是西雅图迷影文化最显著的代表之一。除此之外,这座文艺气息浓郁的城市中还隐藏着诸如西北电影论坛、西雅图电影俱乐部等形形色色有关电影的活动与组织。它们与电影节一起,熏染出了西雅图的浓郁电影文化氛围,也描画出了西雅图纵横密集的迷影地形图。例如前段时间炙手可热的电影《路边野餐》,就在这里的西北电影论坛进行了小规模放映。这是一次奇特的观影体验,屏幕小得令人发指,房间狭小到只能容得下十余名观众,隔音效果也差到能够清晰地听到外面的淅沥雨声。然而这种类似观看地下电影的观影体验,却营造了一种全然有别于商业影院的迷影氛围。于我而言,印象中在西雅图环境最好的观影活动,当属在联合湖的湖畔公园举办的一次露天电影展映。在夏夜与清风中,男女老少席地而坐,大屏幕背后是船只穿梭的湖面,再远处则是西雅图市区华灯闪烁的迷人夜色。已经渗透到这座城市日常生活中的迷影文化,在那个时刻显得如此清晰动人。

科普诗三首

水 泉

石墨烯

从石墨材料中剥离出来,
成为当今最薄的材料。
良好的弹性,
超高的强度,
让普天下的硅,
都无家可归。

她那完全透明的肌肤,
博得多少人的专宠。
世界会因你的美丽,
而彻底改变,
连我,
都在等你的到来。

柔性玻璃

薄如名片,
想弯就弯。
玻璃也没了个性,
开始附和人的意愿。

或许,
等我的二孩降临,
他就能看到你的真颜。
我给他讲一个玻璃心易碎的童话,
他会不会说我,
低估了他的智商?

液态金属

孤独的正离子流体,
与自由电子气结了婚,
于是金属也可以流动。

世界就这么精彩,
至刚也会向至柔转变。
不是我痴人说梦,
而是科学家在书写传奇。

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

记

所有的文字,都应该是历史真实的记录。当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特别是文字成为分门别类的混世技能时,文字就开始不诚实了。当文过饰非的事儿,都能成为一个可以评定职称的专业时。您再回头听听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说的那句,“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真还由不得你将信将疑。

于是,社会上就有了一个专门记事的职业,就是记者。自打有了记者,有了刊登记者记事的报刊。就为后人研究历史,提供了现成的史料。朝胜以为,一旦吃了记者这碗饭,无论你写出什么样的文字,骨子里都应该有些新闻记事的味道。比如今年的八一建军节到了,作为记者的朝胜没写“本报讯”,却写了一首小诗,“百万军中曾有我,一腔热血戎装裹。文章谋生几十载,心中战刀常打磨。几度梦回演兵场,泪洒枕边忆冰河。旌旗长风老骥情,何处有山待踏破?”时间、地点、人物、故事、原由。瞧瞧,新闻的元素全都有,甚至还有点言论的味道。

可是,拿着报刊真正深入研究历史却又发现,有些事压根没有记,有些事记得不真实。经历了一些岁月后,回头看看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对历史的记载比报刊的新闻还要真实。小说中除了故事是虚构的,其他都是真实的。而有些新闻作品,除了故事不假,其他都是假的。甚至有些新闻连故事都经不起推敲。

比如研究历史可以参考《三国》《水浒》《红楼梦》,研究科幻可以参考《西游记》。但是,你拿晚清和民国的报刊来研究中国社会发展史,可能就没有那么清晰。在一个报馆可以随时被封、被砸的社会,“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记者也是凤毛麟角。

特别是近来被一些人赞叹有“民国范”的一些民国文人,他们生活在家国沦亡生民濒死的时代,可是笔下却是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的确佩服他们的生鲜活色机巧伶俐的文笔,可是山河破碎饿殍遍野的苦难哀痛呢?就连同时代的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也在那个时代写过,“古诗偏爱天然美,山水烟花雪月风。现代诗中应有铁,诗家也要会冲锋。”当然,他们有选择生活方式和写作内容的自由。但是,他们的小情小调却无法承担起记录历史的大责大任。

有位达人说某家国内大报,从新中国成立以来都没有说过假话。这让朝胜大吃一惊。朝胜从1973年入道新闻,才四十多年就无法把当年写的东西与今天的稿子放到一起。那时,文革如火如荼,过了三年粉碎四人帮,又过了三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几十年的时光,记者们经历过索尔仁尼琴描述过的舆论年代: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后来,说谎的他们倒台了。遗憾的是,他们的有些谎言却并没有随着他们倒台而倒台。

几十年的时光,记者们虽然经历过有的东西绝对不能写,你听见看见就像没有听见没有看见一样。但是后来发现那些东西都被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了;虽然经历过有的东西又能写又不能写,有的媒体不能写有的媒体才能写。结果是所有的媒体都知道了并以不同的形式记录了;虽然经历过有些东西现在不能写过了一段时间又能写,有些东西当时能写过一段时间又不能写。可是,那些煞费苦心的时间差都变成了另一种耐人寻味的解读;虽然经历过有些东西今天可以这样写,明天可以那样写。最终写来写去九九归一,归结到一个人民能够接受的版本……

革命导师列宁曾告诫我们,“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而群众、人民、大众将在事实上即在斗争后作出究竟有没有力量的解答。”

再后来,又一批大老虎倒台了。还是因为谎言,他们欺骗了党、欺骗了军队、欺骗了法律、欺骗了人民……劣迹昭著点点滴滴,一笔一笔自有详记。

从前面那些人和今天大老虎的倒台,就是时代做出的解答。我们看到了真话的力量,看到了人民的力量,看到了历史的力量!

也看到了记者笔下的诗和远方……

朝胜 IQ 寨 616
邮箱:1611419167@qq.com

本报社址:北京市复兴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38 查询电话:58884031 总编室:58884048 58884050(传真) 策划运营中心:58884126 广告许可证:018号 本报激光照排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每月定价:24.00元 零售:每份1.50元